

安插哈萨克及回人之来归者，不如是则必不还伊犁。其实即久假不归，于大局无甚关碍，今成蛇足，进退两难。左公意在主战，未免不知彼己，不愿后艰。廷旨亦甚不谓然，当交议之命下，俄署使即于次日赴总署忿争，谓中国显欲毁约，和局不成，彼国非无力量，亦不在新约之有无，即欲回国云云。总署又将此事奏交廷臣一并集议。将来似不过敷衍了事，徒添痕迹，弄巧反拙耳。琅副将是否愿来？抑可另觅妥人？仅予教练，彼必不愿，似须略假进退哨勇之权。但必其人明悉船学，战事军规，和平忠恳，乃称是选。至薪俸略多，尚是余事，乞留意选订为感。闽省洋药厘虽云八十两，偷漏极多，若在新关并征，偷漏较少，即六十两亦甚合算。

复丁稚璜宫保

光绪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

奉冬月二十五日手教，敬审，宠辱不惊，指挥如意。都中物议，知眷倚甚隆，嘿尔而息，更可独行其是，从容筹布，久之政成民和，当更上邀心简也。芥帆蒙请开复，已交部议。不致驳斥否？昨接鄂生函告，下半年销路尚畅，比较上届无甚亏缺，至以为慰。渠欲议停运楚，此为旺销之证。惟是楚民多不愿食淮，而淮商亦未必能包鄂。课饷源所系，闻我公亦再四踌躇，不欲遽发，想见老成谋国，通筹全局之盛心。幼帅现已作古，岷庄难遽出山，似须俟江左实任到后，徐为察酌商办耳。摄政义等改由中甸赴滇，或不致有艰阻。伊犁新约纰缪多端，左帅与廷僚议驳，并请严惩地山，以间执俄人之口。而驻京俄署使大肆咆哮，已发电报请示本国。昨复令枢廷会同王大臣详议，但冀酌改数条，又不遽开边衅，斯为幸事。否则兵饷竭蹶至此，欲再整顿万里之防，奚从措手耶！顷始应诏荐贤，惟夹袋中素少储蓄，姑以叔芸

堪备关道之选应诏。未知将来能邀特擢否？他日出洋，需才亦未始不可借重，藻鉴自有真也。淮饷承委解连批，饥军感戴，恩信如何可言。懋功厅一带矿务，尚可设法试办否？今年言路、条陈开矿者不少。中旨亦颇谓然，但议以俟开平、台湾办有成效，各省再推广行之。台矿督理无人，煤亦不佳。唐景星纯用洋法攻开平，据云明岁冬间得煤必多。而美鄙愿他省，若同时并举，为利乃溥。

复周福陔中丞

光绪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

京兆连出参案，藕翁事须正月奏结。恐将去官，藻舟迟迟，其行亦佳。蚊子船事，粤、闽、浙尚无回信。岷帅在粤，闻已预筹有款，未知去后何如？闽、浙库项颇绌，未必先其所急。顷赫德缄告，西洋电报日本，拟照式钉造五十只，小国尚有如许财力，堂堂大邦窘乏至此，备日不逮，遑云备俄耶？东省一只似难向西厂定造。即烟台、登州两口，布置两只亦不为多。每船月饷不足千金，加以煤斤、子药，当不出二千两，另单附呈。至带船员弁，闽厂学生探讨较精，但现多赴英肄业，尚未遽归，嫌其未经战阵。若有两只似须添统带，蔡镇国祥久带师船，曾统轮船，虽未谙洋学，尚朴实无习气，或可试用敝处四船，已奏明延募英水师宿将来此督操。诚以华人粗疏，不及英将之严整。赫德在总署，屡以为言，政府所再三谆商者也。来春如定见购置二只，希即详示。其价银分三起兑付。东力或尚可为。俄约欲与议改数条，口舌甚长，能否不开边衅，殊无把握。吴平轩操守最为可靠，家境极窘，无力赴部。能否优给薪费，俾免内顾之忧。直境腊雪优沾，为近年所未有。